

獨
行
集

獨行集目錄

上 集

中國人爲敗類論·····	一
關於「子見南子」·····	三二
書殉孔教者的遺書後·····	五二
上海的城隍廟·····	五七
孝道與事業·····	六〇
事業與資財·····	六五
我的知行觀·····	七〇
我的讀書救國觀·····	七二
飲食與民族性·····	七四

目 錄

二

鞋與服裝.....七七

下 集

獵人情歌陳譯.....七九

談談八股文.....一〇四

國語羅馬字與簡字.....一一一

游泳與溜冰.....一一四

貓與小動物.....一二〇

神經病與學問.....一二四

文人著書.....一二六

著書與印書.....一三一

劉半農先生的詩歌.....一三四

錢玄同先生的詩歌.....一三六

我的遊居政態	一三八
略論「第一欲」	一四〇
盲目的中國人	一四二
青年們怎麼樣	一四四
當代要人的平民化	一四五
地方官守與共產黨	一四六
編輯先生	一四七
熱昏室雜話跋	一四九
浪漫隨筆三篇	
文藝雜話	一五〇
人生偶感	一五八
各地瑣記	一六六

中國人爲敗類論

我很不幸，二十一歲便離開學校，投身社會，而且要獨力養活一大家人；因此，近幾年來不但自己的學問毫無長進，並且一想到將來的前途也很可慮。不過有一件事倒還可以自慰，就是這幾年來，因爲和社會接觸的機會多，受的人生教訓也不少，所以得了一種很好的而關係又極重要的知識。（此項知識，現在已經成了牢不可破的成見。不過這成見却是由許多「事實」——大略見後——促成的，並不是由我的意氣構成的；所以從「物」與我個人的「心」無關。）這知識便是：

中國人十成之八九，都是十足的「敗類」，都是不肯向上的墮落分子，都是不堪造就的下流種子。——這是指已往和現在的中國人說的，至於將來中國人是否仍舊如此，那就要看我們今後的教育方法之好壞了。

上面這話自然不是我個人的新發見，例如魯迅錢玄同諸先生的文章和言談中，便都早

有這個意思。不過直至最近，却還有許多有文名的「文人」和有學問的「學者」們，對於上面這種話不但全不承認，而且還要在相反的一方面作種種自誇自大的宣傳。那麼，無學如我者，能有這種覺悟，就實在不可不說是一樁幸事了。而且我向來也有一種皮氣，就是對於不論甚麼人的言論，都要自己認為對（或者說是事實證明其為對）才相信；認為不對的，不論是誰的言論，仍然是不相信。所以說中國人為敗類的話，實在也是我自己的一種良知。（這「良知」是仿「良心」二字用的，並不是孟子和王陽明兩人說的那種「良知」）並不是拾他人之餘唾，亦非為名人作應聲蟲，只要有這種良知和覺悟，而沒有那般患「誇大狂」的「文人」「學者」們的文名和學問，不但不要緊，實際上還好些。

但我為甚麼要自慰，這自然是因為能自覺悟的人便是有救的人，能自覺悟其為敗類，為墮落分子，為下流種子的人，自己便有不為敗類，墮落分子，下流種子的希望的緣故。許多中國人不自知其為敗類，反要無端誇大，（關於這一點，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出了娼門，便大叫自己的道徳第一」一樣）就這一點便是敗類之敗類，更不必說別的了。至於怎樣見得中國人是敗類，這

也有種種的事實爲證，並不是誰個可以信口來誣蔑的。不信，請看：懶惰、貪污、好淫、好賭、卑怯、誇大、詭譎、無恥、愚昧、病弱、龍統、野蠻、殘忍、劫掠、殘殺（註）、富奴氣、擺架子、輕實益、好敷衍、尙無爲、尙安命（「安命」和「中庸」都是懶惰的別名）、無理想、無熱狂、用古文、用陰曆、說廢話、吸鴉片、拖辮子、裹小脚、拜鬼神、信占卜、扶乩、靜坐、求仙、學佛、人身買賣、一夫多妻、嫉妬他人、自私自利、不能團結、破壞公益……以及其他種種令人數說不盡的混賬勾當，這是不是中國「大國民」的民族性和風俗習慣呢？有這些風俗習慣的民族，其是否爲敗類也就不用問了。

自然，西洋人也有壞皮氣和壞人，但要同中國人相較，他們的比例便極低，——恐怕不過約爲一與百之比耳。以極少數的西洋人的壞例外來自慰，那更是最下流無恥的勾當了。（又，中國自然也有可以保存的長處，如人民能勞力吃苦等等；但到底實在太少，而且一遇到機器，簡直就不中用了。）現在中國人在世界上，事事不如人，處處要吃虧；中國人到外國去，（甚至連被壓迫的印度、朝鮮、緬甸、安南也在內，）處處受人輕視，事事受人侮弄。這只要不是根本「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人，大致誰也要心愧臉紅，誰也不好意思再來誇大來否認，但推其原因，則皆「中國

人爲敗類」以致之也。

註按中國人向來對於「公共的憤慨」雖然性好和平，如不敢和壓迫我們的異族爭鬪，便是；但對於「私人間的私事」却性極殘忍，如舊日的殺頭凌遲，以及剝人之手足，割人之耳鼻陽物……等皆是。

在現在，中國人如要挽救這種危機，如要不受世界人的侮辱，惟有先自知並自恥其爲敗類，爲墮落分子，爲下流種子，同時並多讀些抨擊中國人爲敗類，爲墮落分子，爲下流種子的論文。自己再好好地照住這些文章的訓示，痛改前非，努力向奮發、高尚、文明、謙和、認真、熱心、智慧、科學、公德、團結，以及改造環境、征服天然……的路上走去。只要西洋人怎樣，我們便也要怎樣——不對，西洋人也有壞處，應當說是奮發化、或科學化……又如西洋女人穿高跟鞋等壞習慣，自然更當避免；但可惜中國知識界中的女人和「高等女人」却早已學下來了，而且無論如何決不肯改——縱然我們一時不能勝過他們，至少我們也得和他們一樣，與他們並駕齊驅，決不放鬆一步，憊一口氣，然後才有「出頭」之一日。

在這裏，那般遺老遺少們自然又要說：「中國有中國的特殊「國情」，外國的甚麼我們拿來，是絕對不能適用的。」這話我也相當的贊成，因為說這話的人和其他許多中國人，根本便都是敗類，所以他們對於有長進的人根本就不贊成，這自然別人來勸他要長進的話是不適用的了。（大致這就是那般保守派所謂的「中國的特殊國情」罷。但即使中國有甚麼神祕的特殊國情，這特殊國情也是中國全民族的人力造成的，不是自有中國人，便有甚麼神鬼來派定命令必要我們永世遵守不變的。換言之，也就是「國情」是為全民族的福利而存在，決不是全民族為國情的如何而生存。如謂「國情」必不能或不可變更，則古時印度的佛教，何以會傳入向無佛教的中國？佛教既在中國獨霸的盛行了數千年，何以近幾百年來，中國又有歐洲傳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呢？）這一種中國人他自己不以「人」自居，而甘願下流墮落，別人自然無干涉之權；但他要是把全中國人——尤其是青年——都不當「人」，並且要勸全中國人都和他一同去下流墮落，這却很危險，我們就不能不仗義申討「鳴鼓而攻之」了。

又中國人如果要自強，我以為德國人的「好戰性」固然不必全學，但是德國人的民族性

却實在不可不大學而特學。（按：專門的好戰，自然不是甚麼好「人性」；但受異族或他人的壓迫凌辱，而自己仍舊麻木不仁萎靡不振，反自以為是甚麼「唾面自甘」的美德（？）；這也實在很危險，非鬧到自己被人「食肉寢皮」不可，所以對外也要有相當的好戰性。——這是指對於異族的公戰，不是中國人向來常演的對於同族的私鬥。）因為德國本不過中國的四川一省大，出品也不如中國普通省分的出產品多；但其人民極能發憤向上，所以能為世界一等強國，並且能和世界各多數強國大戰數年，造成全球空前的絕大戰爭。我們無論德國結果是否戰敗，即以這種「以一敵八」的魄力而論，（同盟方面僅四國，協約方面至少便有十四國，而且英法俄義美日等強國都在協約方面）已大足令人驚服，更不必說別的優點了。中國土地大於德國約二十五倍，天產富於德國更不知若干倍；而在國際上不但不是強國富國，並且勢力連彈丸大的小國如挪威愛爾蘭葡萄牙等國還不如，則中國人民之暴棄墮落，（真是罪該萬死，而且死亦有餘辜）可想而知。

此外，又如歐美的一切書報或戲劇電影中，常有侮辱中國人的地方，這在他們歐美人一方

面，自然不是甚麼文明的表現。但教一般中國人看了，除過大多數的民衆都是茫然罔覺不以為可恥或且從而笑樂外，其餘一小部分的所謂甚麼「國粹派」和「愛國派」中的人，一定都要氣憤不過，以為這是無禮的侮辱。——但可惜他們只能終止於氣憤，並不求其所以招侮之因，行其所以避侮之道。我自己也是一個很愛國的人，（但不是「國粹派」）却以為這樣是很不妥當的。因為只知氣憤而不求其他，這正無異於自己患禿瘡而憤人之說「光」，自己害癩而惡人之說「長蟲脫壳」，無論自己氣憤到甚麼地步，於實際終究是絲毫無補的。倒不如自己腳踏實地，努力向「文明高尚的人類」的路上走去，日子久了，只要有成績，不用自己費神，歐美入自然會翻然改其向來的態度，以至誠來尊敬我們。（現在一般人高唱的甚麼「中口親善」一類的話，完全都是假話。）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也可以說：「人必自敬，而後人敬之。」我甚願一般中國人能三復斯言。

關於指斥中國人為敗類的評論，最著名激烈的，大致要推魯迅、錢玄同、周作人、林語堂、陳實甫、吳稚暉諸人的文章和言談。這些文章和言談，實在是目前救中國的最要最妙的靈藥，比一切

甚屬主義都要緊都靈驗。(按：陳氏近年因宣傳共產主義，頗爲國人所「惡」，且身在通緝之列。此處將彼名列入，本係取其一部分無關「政見」之言論，並不是給誰宣傳甚麼主義。這也如同拖辮子拜廢帝的康有爲、王國維兩人，他們的思想無論如何荒謬，但對於學術上的不荒謬的供獻，我們也是可以容納的一樣。)不過我們現在要引吳稚暉的文章，恐怕有巴結要人的嫌疑；要引陳實甫的文章，更有戴「紅帽子」的危險。所以吳陳二氏的文章，都一律不錄。好在吳稚暉全集和獨秀文存二書銷行極廣，人們自然很容易見到他們的言論。現在僅擇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四先生及其他學者零星指斥中國人爲敗類的最重要的文字集錄於下，以供國人參考。不過因爲要具體的針砭中國人的劣性，所引文字篇幅不免稍多，此點并望閱者勿致誤會爲幸。

(一) 魯迅先生語集要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却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爲這種誇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

只須用日本的長技，一陣亂譟，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却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遠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却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尙覺情有可原，因爲他們還有一點好

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衆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爲實在的緣故。……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爲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以上見熱風頁一八至二二）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須一個筋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爲天地所不容。這一種人，從前本可以夷到九族，連累鄰居；現在却不過是幾封匿名信罷了。但意志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縮，不知不覺的也入了「數麻石片」黨。

所以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也沒有創作；至於多人繼續

的研究，前仆後繼的探險，那更不必提了。國人的事業，大抵是專謀時式的成功的經營，以及對於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雖然反對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學一面，白話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筆。照他的學說，本該去「數麻石片」了；他却又不然，只是莫明其妙的冷笑——中國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氣裏成功，在如此空氣裏萎縮腐敗，以至老死。（以上見熱風頁三一至三二）

聽得朋友說，杭州英國教會裏的一個醫生，在一本醫書上做一篇序，稱中國人爲土人；我當初頗不舒服，子細再想現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來只說生在本地的人，沒有甚麼惡意。後來因其所指，多係野蠻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種新意義，彷彿成了野蠻人的代名詞。他們以此稱中國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們現在，却除承受這個名號以外，實是別無方法。因爲這類是非都憑事實，並非單用口舌可以爭得的。試看中國的社會裏，喫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辮，吸鴉片，也正與土人的奇形怪狀的編髮及喫印度麻一樣。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他們也喜歡在肉體上做出種種裝飾，剜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剜開一個大孔，插上一支獸骨，像鳥嘴一般；面上彫出蘭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許多圓的長的疙瘩。可是他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他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

不知肉體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爲樂，醜惡爲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以上見熱風頁三四至三六）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戴」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藉柄，縱爲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以上見華蓋集頁二二）

光堯按上文是魯迅先生答覆徐旭生先生信中的話。徐先生原信中有「人類思想裏面，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等語。見華蓋集頁一五至一六。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着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

齒，却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彷彿精神上缺少着一樣甚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着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着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牠的殼夾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着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沈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以上見而已集頁六至七）

（二）周作人先生語集要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憑了正義我們要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